

淮軍名將章高元的故事

／郭果六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是在強忍列強欺凌的困頓情境中度過的。當時的台灣雖然只是清朝的邊陲海島，卻因為七省屏障的地理位置與戰略價值，曾在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被日軍進佔南端的恆春半島，在光緒十年與十一年（一八八四—五）成為中法戰爭的第二戰場，兩度蒙受列強侵襲。面對這兩次外力入侵，清廷都會派兵來台支援抵禦。兩次事件雖然相隔十年，但是有一位名叫章高元的淮軍將領，卻有機緣先後都參加了這兩次援台行動，為台灣的防務做出貢獻，並且在事件結束後暫留台灣，投身山區的開發，替台灣的進一步發展付出許多心力。

如果再把眼光拉開，則可發現這位章高元在同治初年投入常勝軍以對抗太平天國，事後加入淮軍，曾平定捻亂與陝回。同治十三年追隨唐定奎

提督來台支援牡丹社事件，光緒十年再度來台駐守以抵抗法軍侵略，直到光緒十三年才離台轉任山東登州鎮總兵，任內他督建膠州灣砲台，並奉派去遼東打中日甲午戰爭，後來又親歷德人強佔膠州灣事件，八國聯軍時他未曾與聯軍交鋒，但在山東直隸交界地帶維護地方治安有功，一九〇五年才從四川的重慶鎮總兵任內退伍。

自一八五〇年太平天國之役爆發，到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華，中國曾經承受太多內亂外患，令人訝異的是章高元竟然全面經歷了這半個世紀的重大事件，並且以彪炳的戰績成為當時的傑出將領。在此謹根據章高元駐台期間留下的文物與同光兩朝的上諭、奏摺等史料，嘗試對他的生平事蹟略加探討，或許能為這位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的淮軍宿將，畫出概略的輪廓。

章高元的早年事蹟

章高元，字鼎臣，安徽合肥人。有關他的事蹟，在《清史稿》有列傳，繆荃孫也作有他的小傳收在《碑傳集補》，不過這兩篇傳記都沒有明確敘述他的早年生涯。

大體而言，同治十三年他追隨唐定奎來台支援欽差大臣沈葆楨對日交涉，才開始在官方文書中出現有關他的記載，在此之前，他的生平細節並不清楚。《清史稿》的列傳說他：「初入淮軍，累至副將，銘傳檄為騎旅先鋒，轉戰魯皖。」（註一）只談到他早年參加討捻。繆荃孫說他出自武弁世家，未弱冠即在家鄉組織民壯抵抗土寇，後來「隸銘軍麾下，屢戰屢捷，聲威突振。」（註二）劉銘傳在光緒十三年的一封奏片中說：「臣查章高元自幼隸臣部下，轉戰各省，未嘗休息。」（註三）從這些資料來看，加入淮軍應當是章高元軍旅生涯的起點，但是王爾敏先生的《淮軍志》卻明確指出，章高元出身於常勝軍。

（註四）

常勝軍是太平天國後期，由上海地區的官員與仕紳出資僱請的外籍傭兵，在一八六〇年春天由美國浪人華爾（Frederic Townsend Ward）組成，其目的在防衛上海，以免太平天國的戰事妨礙列強在這個通商口岸的重大利益。常勝軍最初全是外籍浪人，大約從一八六一年開始招募中國人，因而發展成以中國人為士兵，外國人為軍



石門隘口—牡丹社事件日軍與原住民交戰的古戰場 屏東車城

官，由華爾與格登(Charles Gordon)先後率領的三、四千人部隊。這支部隊全用西洋營伍的規矩行事，使用當時最新式的西洋槍炮，以西方戰術作戰，中國士兵穿著中西合璧的軍服，由外國軍官以英語口令指揮，因此大家叫常勝軍的中國士兵「假洋鬼子」。李鴻章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率領淮軍進入江蘇攻打太平天國之後，即經常會同常勝軍並肩作戰。與常勝軍合作使李鴻章見識了許多西方事物與觀念，對他後來力主自強運動有很大的啓發與影響。常勝軍在一八六四年五月底解散，有九百名左右的常勝軍，包括中國士兵與外籍軍官，轉而投效淮軍。（註五）章高元應該就在此刻加入淮軍。

章高元在民國元年十月十三日去世，（註六）享年七十一歲。（註七）據此推算，他生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因此在二十歲前後加入常勝軍應屬可能。有關他與常勝軍的淵源，王爾敏先生在《淮軍志》僅僅簡單提及，美國學者Richard J. Smith在其專著《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傭兵與朝臣》）中，曾論及常勝軍對中國的影響，有云：「至少有一個與

常勝軍有關聯的中國軍官，就是章高元，後來在李鴻章的部隊中位居高職。」（註八）曾經加入常勝軍，對章高元應有正面意義。譬如說，當時中國軍隊作戰，指揮官都遠遠躲在部隊後面，以揮舞各色旗幟指揮士兵，決不輕身涉險。常勝軍則規定指揮官必須率先衝鋒陷陣。日後章高元正以勇於衝殺聞名，甚至因此博得「章汙子」的渾號，（註九）很可能就是從常勝軍養成的習慣。

參加淮軍之後，章高元投入劉銘傳的系統。咸豐十一年年底，淮軍成立之初只有十三營，其中一營由劉銘傳率領，稱為銘字營。銘字營在同治元年進入江蘇，隨李鴻章巡撫打太平軍，三年之後江蘇平定，銘字營已經擴充為十六個營的銘軍。銘軍又分中、左、右三軍；銘中軍五營由銘傳自領，銘右軍六營與銘左軍五營分別由唐殿魁與劉盛藻率領。這十六營銘軍由劉銘傳統領，在同治三年年底開往安徽攻打捻軍。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唐殿魁在尹隆河之役陣亡，他的銘右軍六營改由其弟唐定奎接掌，亦稱武毅軍。武毅軍與銘軍繼續與捻軍作戰，事平後又去陝西支援攻打回

亂。同治十一年，各種戰鬥任務結束，唐定奎的部隊被派往徐州一帶駐防。這支部隊由銘軍與武毅軍組成，擁有三營馬隊與十三營步兵，兩年後遂有十三營銘武軍的援台遠征。（註十）

由於同治十三年之前，章高元的事蹟未見其詳，因此暫且只好從銘軍與武毅軍的發展，推想章高元早年在淮軍的閱歷，是否得當，只有期望以後能有更明確的史料可供參證了。

牡丹社事件初露頭角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有六十九個琉球人乘船遭遇颱風，三人溺斃，六十六人被沖漂到台灣南端登岸，結果被當地的牡丹社原住民殺害了五十四人，倖存的十二人由附近的漢人救護，輾轉送到福州，遣回琉球。同治十三年日本以懲治牡丹社為藉口，發兵攻台，於三月二十二日在恆春半島登陸，隨後入境與原住民戰鬥，史稱牡丹社事件。針對此一侵犯我領土與主權的蠻橫行徑，清廷在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特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

兼理各國事務大臣」，（註十一）來台交涉，並指示他「體察情形，或諭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悉心酌度，妥速辦理。」（註十二）

沈葆楨在五月初四日抵達台灣府城，展開任務。最令他苦惱不已的是當時台灣的駐軍，屬於綠營系統的，都惰窳成性，招募而來的勇營則訓練無素，完全不足以充當對外交涉的武力後盾。因此他在六月初八日上摺請求朝廷派遣數千洋槍隊來台支援。對此，李鴻章早在五月初就已顧及，並且安排了將駐防徐州的十三營銘武軍調來台灣。

唐定奎留下三營在徐州，親自統領了十三營在同治十三年七月至九月分批抵台。由於是當時清朝最先進的精良選鋒，侵台日軍不敢正面衝突，收到了「示以兵威」的效果。牡丹社事件最後在九月二十二日達成外交協議，日軍在十月之內退出台灣。



牡丹社事件紀念碑 屏東車城

事件結束後，沈欽差開創了許多新政以確保台灣的發展，規模最大的是分成南北中三路進行開山撫番。由於山區原住民對外人的排斥，撫番工作難免動用武力。唐定奎的十三營抵台後，將老營（總部）設在當時最南邊的行政中心，亦即鳳山縣的縣城（今高雄縣鳳山市），就近支援對日交涉。光緒元年正月，獅頭社的原住民招引其他諸社起事，殺害了遊擊王開俊與九十六名官兵，唐定奎奉命易撫為剿，率軍南下，深入今日屏東南部山區，於四月十六日平定獅頭社，並且招撫了其他各社，直到六月初一日才由山區撤回鳳山縣城，隨後從六月十九日起分批放洋內渡，七月十二日全數離台，只留下約二百名傷患在台休養。

針對歷時一年的十三營銘武軍援台，沈葆楨有詳細的奏報，從他的摺片中可知，這十三營是武毅親軍正、副營，武毅左軍正、左、右營，武毅右軍正、左、右、前、後營，銘字中軍左、副、前營。（註十三）章高元是以總兵的官階擔任武毅親軍副營的營官。（註十四）按照淮軍的編制，營是獨立作戰單位，有五百零四名士

兵與一百八十名長夫，由一名營官與四名哨官率領；合若干營而成的一支部隊則以統領為統帥，如果營數較多，統領之下另設數名分統或統帶，各自率領數營。銘武軍的十三營即以唐定奎為統領，他自己親率親兵正營，其他的十二名營官有三人擔任統帶，章高元即是其中之一。（註十五）一般而論，各部隊都以親兵營為精銳之師，章高元既然統帶親兵副營，可見他在武毅軍地位突出。當時他才三十三歲。

在征討獅頭社的陣仗中，章高元身先士卒，頗立功勞，但在光緒元年四月中旬因為感受風瘴，病倒在營。光緒元年十月十六日，朝廷「以剿番開山出力，予總兵章高元以提督記名，遇缺請旨簡放」。（註十六）章高元晉階為提督，而且被兵部記名，得到可以轉任綠營經制武職的機會。

旅台期間唐定奎等將領忙於抗日與攻打獅頭社，並未留下什麼文物，只有銘字中軍前營的營官劉朝林在光緒元年，為鳳山縣城的雙慈亭獻了「坤德帡幪」匾，不過匾上未寫月份。銘武軍十三營的幕僚也於光緒元年聯合在雙慈亭獻了「慈航普渡」匾，立

中法戰爭兩仗成名

匾的日期是元年荷月，江蘇的風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荷花生日，因此荷月乃指六月，落款的人名共有十三個，正代表十三營的武毅軍與銘軍在任務結束時，一同向觀音與媽祖所做的祈報，這兩方匾額足可替這次淮軍援台留下記錄。

章高元隨武毅軍內渡之後，仍回江蘇休整駐防，數年之間平靜無事，直到中法戰爭前夕才又再度來台。

法國在十八世紀末即對越南懷有野心，戰略著眼在於取中南半島以與控制印度的英國抗衡，並做為與中國貿易的前進基地，然而進展有限。一八五七年拿破崙三世決定進取越南，一八五九年二月佔領西貢，隨後日益向北蠶食，一八八三年八月越南被迫簽訂順化條約，成為法國的保護國。一八八四年春天，法國已經控制紅河



坤德帡幪匾 高雄鳳山雙慈亭



坤德帡幪匾的落款：管帶銘中軍前營花翎儘先副將劉朝林敬立



慈航普渡匾 高雄鳳山雙慈亭



慈航普渡匾的落款，列出十三營幕僚的姓名。

三角洲，當時清朝部隊進入越南北部協助抗法已有兩年，時與法人交鋒。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閏五月初一日，中法之間打了一場觀音橋之役，法軍敗績，於是法國政府修改戰略，決定施展「據地為質政策」(politique des gages)，以佔領一塊中國領土為質押，藉此脅迫清廷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隨即在閏五月初四日將東京灣艦隊與中國海艦隊合併，任命孤拔(Anatole Courbet)中將為司令，準備從海上攻擊中國，所要佔領的目標則選定台灣的基隆，因為該地產煤，一旦中法宣戰，按國際公法，第三國必須保持中立，列強船艦平日慣用的日本長崎與英屬香港都不能提供法艦加煤的服務，基隆的煤將是法艦唯一的燃料來源。中法戰爭就此從中越邊境擴展到中國沿海，台灣成為第二戰場。（註十七）非常湊巧，同樣在閏五月初四日，清廷任命劉銘傳為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負責渡台抗法。因為根據西洋報紙報導與駐法公使曾紀澤的回報，清廷早已得知法人極可能侵台。

由於中越邊境有法人啓一，早在光緒九年沿海各省都奉命加強防務。

福州將軍穆圖善、閩浙總督何璟與福建巡撫張兆棟會銜在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摺奏報閩省海防，並請求朝廷命令左宗棠派兵援台。（註十八）朝廷遂在十一月十九日諭令兩江總督左宗棠發兵相助。（註十九）會以左宗棠為援軍來源，是因為當時的台灣道劉璈是左的舊屬，左系軍隊更能與他合作。左宗棠隨後派出兩營靖恪軍與兩營淮軍援台，其中的兩營淮軍即由章高元統領，大約在光緒十年年初抵台，（註二十）暫駐府城。

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劉銘傳由上海抵達基隆，隨即視察港口，督導防禦工事。六月初八日章高元率領所部二營到基隆，向劉銘傳報到，直接隸其麾下加入基隆防務。六月十五日早上八點，法軍副司令李士俾(Uspe)少將率領三艘軍艦從基隆外港向岸上的三座砲台開火，一小時後砲台全毀，四、五百名法軍在港口東岸的二沙灣登陸。次日法軍打算往二、三公里外的市區推進，卻被曹志忠、章高元、蘇得勝三位提督領軍痛擊，法軍不支，敗回軍艦狼狽撤走。中法第一次在台交鋒，法人先盛後衰，清軍贏得一場漂亮勝利，章高元因此成



基隆法國公墓內的紀念碑之一



我政府所立的中法戰爭紀念碑 基隆二沙灣



基隆法國公墓內的紀念碑之二



基隆法國公墓，中法戰爭的陣亡法軍埋骨於此 基隆二沙灣



法軍合葬墓 基隆法國公墓



法軍合葬墓的碑銘：在基隆陣亡的法國軍官、士兵、水手安息於此（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基隆法國公墓一角

為知名勇將。朝廷在七月初二日將他本來的漢字勇號賞換成清字勇號「年昌阿巴圖魯」以為獎勵。（註一一）

首度對台用兵失利，法艦遂集結在馬祖，準備下一步行動。七月初三日法艦攻入閩江口，摧毀馬尾船廠與南洋艦隊，目的是斷絕福建內地對台灣之支援。八月十一日孤拔兵分二路，由馬祖出發直取北台灣，他自己率軍攻打基隆，李士俾主攻滬尾（今台北淡水）。八月十三日孤拔攻入基隆，劉銘傳親自率軍抵抗，勝負未分

之際，當晚接獲滬尾告急的報告，劉銘傳當機立斷，命令全部守軍撤出基隆，轉往淡水支援。法軍順利佔領基隆。然而八月十三日在滬尾岸邊集結的四條法艦只是偏師，當時尚無法立即進襲，數日後從基隆又添調三艦法軍，並等天候好轉，李士俾才在八月二十日上午出兵在滬尾海灘登陸，打算攻下滬尾這個海口小鎮，再沿淡水河直取三十里外的台北府城。結果登岸的六百名海軍陸戰隊在海灘上被守將孫開華與八月十四日由基隆移師來

援的章高元迎頭痛擊。激戰二小時後，法軍死傷三百多人，五名連長一死一重傷。倉皇敗退回船，此後直到中法停戰，法人無能再窺滬尾。這場勝仗再次確立章高元的威名，朝廷賜他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個，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鏢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並且交部從優議敘。（註一二）

捷使法國的茹費里(Jules Ferry)內閣垮台，中法在二月十九日在巴黎簽訂和約，二月二十六日孤拔奉命停戰，四月二十九日死在澎湖。（註二三）五月初九日法軍從基隆撤退，六月十一日又退出澎湖，中法戰爭的台灣部分至此結束。

光緒十年六月與八月的兩次戰役，固然使法軍達成佔領基隆的目標，但是把基隆當成「據地為質」的對象，是個錯誤的戰略。基隆是天然良港，三面環山，一面是海灣，在群山環繞的阻隔下，以當時的交通條件法軍不可能攜帶軍械大砲，穿山越嶺去攻打台北府城，山區的地形反而有助於清軍設置陣地防禦。法軍攻佔基隆實際上變成困居在基隆，進展不得，退兵則貽笑國際，後來法軍甚至認定八月十三日晚上劉銘傳主動退出基隆，其實是坑陷他們的狡計。如此僵持半年，法軍雖曾攻至六堵，卻無能跨越基隆河，孤拔只有改變戰略，在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率艦攻打澎湖，隨即佔領，並準備長期經營以取代基隆，但是馮子材等將領的諒山大



法人所立的孤拔紀念碑 澎湖馬公



馬公孤拔紀念碑題辭：紀念孤拔司令及在澎湖為法國捐軀的英勇死者。一八八五



章高元：佛化蓬萊圖 台北艋舺清水祖師廟



章高元：威靈赫濯圖 台北淡水忠義宮



台北淡水忠義宮今貌 棚子比廟大

在打滬尾登陸戰時，台北府城艋舺的義民組織了一支五百人的部隊，迎奉艋舺清水岩的清水祖師神像前來助陣，並且殺敵有功。據說清水祖師神像曾經顯靈助攻，因此事後劉銘傳曾向光緒皇帝請得「功資拯濟」的御匾，高掛在艋舺的清水岩祖師廟。實地在戰場上感受祖師恩佑的章高元，

也在光緒十一年五月為清水祖師奉獻了「佛化蓬萊」匾，掛在門廳與正殿的御匾相互輝映。
淡水市區北郊的油車口，在大馬路邊上有一座規模略大於土地廟的忠義宮，供奉蘇府王爺，是典型的村里小廟，不具備古蹟地位。這座廟裏也高懸章高元在光緒十一年六（荔）月



紀念整修淡水龍山寺廟庭的石碑
淡水龍山寺



章高元：慈雲普覆圖 台北淡水龍山寺



慈雲普覆匾的落款，見章高元在中法戰爭時的官銜。

中法戰事結束之後，章高元在光緒十一年五月，向淡水龍山寺的觀音獻了「慈雲普覆」匾。光緒十年八月二十日法軍在滬尾登陸之前，曾在十七、十八兩天用艦砲轟擊滬尾，龍山寺的廟庭受損，（註二四）因此章高元也捐了石材重修中庭，至今在廟中仍有一塊石碑為記。這通碑記是台灣最醜的清代石碑，不但書法太過稚拙，章法也有誤差，正文最後硬補「四大有方」四個字，還有不少錯誤，例如第三行的「年昌阿巴圖魯」就漏掉「阿」字，第四行的「隨帶軍功加一級」，「隨帶」二字寫錯，加一級寫成加二級，其他錯字不堪枚舉。章高元能夠接受這種水準的石刻，似乎顯示他也是個文字基礎不甚了了的武人。

所獻的「威靈赫濯」匾，是該廟的唯一古物。忠義宮座東朝西，斜斜面對沙崙海水浴場，這片沙灘正是法軍登陸的地點，章高元曾經在此浴血廝殺，忠義宮則是古戰場邊上唯一的廟宇。北方侑子誠心為純屬地方性的閩南神明立匾，可見章高元對此戰役的感受深刻。

署理台灣鎮總兵開山有功

章高元在光緒十年年初來台，當年六月，署理台灣鎮總兵楊在元被革職，閩浙總督何璟任命章高元為署理台灣總兵，但是實際的任命日期尚未查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朝廷正式任命章高元為山東省登州鎮總兵，（註二五）使他從勇營的提督變成正式的綠營武官，這正是「交部從優議敘」的效果。不過章高元並沒有馬上前往山東就任，仍然留在台灣效勞。登州總兵的任命似乎沒有很快送達台灣，因為章高元在光緒十一年五、六月於滬尾、艋舺所立的匾額，落款都寫成：「欽命記名提督，統領武毅湘淮各軍，台澎掛印總鎮，世襲雲騎尉，年昌阿巴圖魯，隨帶軍功加一級記錄二次章高元敬立」，只提到台

灣總兵，不見登州總兵。

章高元在中法戰後才前往台灣府城執行台灣總兵的職務，所以在光緒十一年十月（小春），他又在府城的天壇、祀典武廟、大天后宮分別獻了「赫濯聲靈」、「文經武緯」、「後來其蘇」三塊匾額。這三幅匾額的落款與較早的三匾略有不同，是「欽命提督，簡放山東登萊青總鎮，署福建台灣掛印總鎮，年昌阿、奇車博巴圖



章高元：赫濯聲靈匾 台南天壇



章高元：文經武緯匾 台南祀典武廟



章高元：後來其蘇匾 台南大天后宮



後來其蘇匾的落款，見章高元在中法戰爭後的官銜

魯，世襲雲騎尉章高元敬獻」。他已正式用上登州總兵的職銜，也多了一個奇車博巴圖魯的清字勇號。（註二六）擔任台灣總兵期間，章高元執行了維護地方治安的工作。在光緒十一年十二月擒獲橫行彰化、嘉義、台灣三縣十幾年的巨盜顏擺彩。（註二七）中法戰爭之後劉銘傳升任台灣的巡撫（官銜是福建台灣巡撫），遂繼沈葆楨之後再度勵行開山撫番。章高元在光

緒十二年奉命全力支援，除了做一些武裝開發之外，當年九月他率軍從集集開闢通往水尾（今花蓮瑞穗）的山路，也就是丹大越嶺道，直到十三年三月方才完工。至今仍有當時的雲林撫墾局委員陳世烈，在山路完工後所刻的「化及蠻貊」石碣，保存在南投縣集集鎮東洞角的古道旁，替章高元的開山築路留下紀念。



化及蠻石碣 南投集集

開路工程結束後，章高元因為長期在山區，出現了手足麻木的病態，因此向劉銘傳請假，希望返回內地休養，劉撫在光緒十三年七月初六日上摺時為此附了一封奏片，報告朝廷他已批准章高元辭去署理台灣總兵，返回內地，並奏請朝廷准許章高元前往山東，就登州總兵之任，獲得「著照所請，該部知道」的硃批。（註二八）章高元就此結束了在台的三年半任

山東登州總兵任內的章高元

章高元在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接篆就任山東登州鎮總兵。（註三十）登州總兵是山東省的三個總兵之一，轄區含青州、萊州、登州，亦即整個半島部分。章高元擔任此職長達十一年，直到二十四年二月方才卸任，任期之長足見當局對他的倚重。

章高元在登州的重大政績是新建膠州灣砲台。膠州灣亦稱膠澳。光緒十七年四月，北洋海軍成軍屆滿三年，李鴻章在四月十六日奉命舉行第一次校閱。四月三十日李中堂來到膠州灣，當時該地尚是孤寒郊野，人跡寥寥。但是海灣口狹內廣，環山蔽海，周圍百里，可泊大隊兵艦，是旅順威海衛以南一大要隘，李鴻章認為必須加以建設，以固海防，否則外夷由此侵入，登岸後可直接撲京畿南疆，造成重大威脅。於是在巡閱結束後，於五月初五日上摺奏報時附加一封請建膠澳砲台的奏片，（註三一）在五月初八日獲得「著照所請行」的批准。（註三二）興建膠澳砲台的任務，即由章高元率領四營部隊，從登州府駐地前來膠州灣執行。

職，轉往山東開始另一階段的軍旅生涯。

署理台灣總兵期間，章高元手下有一營砲兵駐紮在嘉義縣城，（註二九）因此開路工作完畢之後，章高元在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在嘉義的普濟寺立了一方「慈航普渡」匾。



章高元：慈航普渡匾 嘉義普濟寺



嘉義普濟寺今貌

到了光緒十九年十月，章高元擔任登州總兵已經兩次三年任滿，理應交卸職務進京陛見，另派新職。但因砲台工程朝廷特命留任，以免遽換新手指響進度。（註三三）同年十一月九日章母去世，照規矩必須辭官回鄉守制，二十七個月之後才能重出任官。結果也是因為砲台重要，朝廷賞假百日治喪，假滿之後改以署理登州總兵留任。（註三四）山東巡撫福潤在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奏摺對砲

台施工如此敘述：「該鎮屢赴外洋親歷各島，悉心相度形勢，劈路開山，事事悉合機宜。」（註三三五）。

由章高元督建的砲台有三座，分別位在膠州灣北岸的青島、坦島、團島。但是工程尚未完竣就碰上中日甲午戰爭，章高元在二十年十月奉令率領八營山東兵前往遼東助戰，在蓋平縣城駐防。十二月十三日，日軍第一旅團八千人猛攻蓋平，章高元以四千人力戰不懈，最後不支敗退。蓋平保衛戰中日皆傷亡慘重，日軍對章高元的英勇抵抗深表敬佩，認為是中日戰爭的第一惡戰。此役的日軍旅團長是乃木希典。史家對章高元的奮戰如此評述：「章高元在戰鬥中恃勇血戰，不稍退避，子彈告竭則以鋒刃相擊，十分英勇，不愧為驍將之稱。」（註三六）人數過少，槍砲老舊，友軍不肯支援，是章高元敗陣的因素，但是大家公認雖敗猶榮。

蓋平敗後兵部擬以革職處分章高元，但是朝廷決定：「惟念該總兵等迭次遇賊，交戰尚能奮勉，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仍責令帶罪圖功，以觀後效。」（註三七）所以事後章高元仍在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回任署

處理，並未議處，後來又在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他為四川重慶總兵，但是直到二十八年四月過後，他才赴川上任。（註四四）

交卸登州總兵之後，章高元留在直隸擔任北洋淮軍的親兵統領，後來還署理天津鎮總兵。（註四五）八國聯軍之役，章高元並未與聯軍作戰，只是負責直隸與山東交界一帶，大運河沿線的治安。（註四六）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他因病請假，交卸了署理天津總兵。（註四七）病假期滿，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四月二十四日替他上摺，奏請朝廷准他前去四川擔任重慶鎮總兵，得到批准。（註四八）根據四川總督岑春^w在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奏片，章高元那時已經抵達四川，即將前往重慶就職。（註四九）

擔任重慶總兵的章高元已經無能再有作為。四川總督錫良在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的年終考語說章高元：「淮軍宿將，頗著聲稱，惟近來年老，不無暮氣。」（註五〇）三十年十二月的考語更是：「淮軍宿將，頗號知兵，惜暮氣已深，難期振作。」（註五一）光緒三十一年三月，章高元以返

理登州總兵，依舊駐紮青島。（註三八）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因為母喪服闋，章高元重新被正式任命為登州總兵。（註三九）同年十月，總兵任期第三次任滿，朝廷仍然命令他繼任，以固山東防務。（註四十）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德國以二名傳教士在曹州府巨野縣遇害，強行侵入膠州灣，並佔領砲台。章高元措不及防，又無朝廷指令，欲戰不能。當時清廷正在甲午慘敗之餘，完全無力也無法再啟戰端，因此刻意在十一月初八日命令章高元移駐煙台，以避免衝突。並在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任命夏辛酉為登州鎮總兵，（註四一）二月二十一日章高元交卸鎮篆，結束了十一年的登州總兵生涯。（註四二）

日漸凋萎的淮軍宿將

膠州灣之失帶給章高元極大衝擊，多年經營一旦拱手讓人，必有「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的挫折與愧憤。（註四三）繆荃孫說他自此兩耳失聰，浩然有歸志。不過朝廷因為政策避戰，對章高元只以解除職務

鄉整修祖塋為由，請求開缺回籍獲准，（註五二）結束了四十幾年的戎馬生涯。

尾聲

民國元年十月十三日，章高元病逝上海。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旅滬的安徽同鄉為他舉行追悼會，蒞會人士也有旅滬的山東父老，大家認為章高元當年治軍恤民，散金養士，已為並時諸將所難能，中法、中日二戰的顯赫戰績更是功在禦侮，對他都極感念。（註五三）民國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北京政府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孫毓筠領銜呈請，以故總兵章高元功在國家，請准建專祠並付清史館立傳，獲得大總統袁世凱披令：「准如所請辦理。交陸軍部查照，摺併發，此批。」（註五四）為章高元的一生畫出了圓滿的句點。

攝影：郭果六

註釋：

- 一、《清史稿》卷四六六，附於〈列傳二四六 孫開華〉。
- 二、繆荃孫：〈重慶鎮總兵章公鼎臣別傳〉，收入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三十，〈武臣二〉。文海出版社，台北。

- 三、劉銘傳：光緒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奏片。《光緒朝硃批奏摺》三十九輯，八二六頁。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 四、王爾敏：《淮軍志》之〈淮軍統將表〉，二二九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二十一，台北。
- 五、王爾敏：《淮軍志》第三章，二二四—二五頁。
- 六、見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孫毓筠呈文。刊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報》九二二號，呈文日期為十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公報》三十一冊，文海出版社，台北。
- 七、同註一。
- 八、原文如下：
"At least one Chinese officer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ingent (指常勝軍)，Chang Kao-yuan, eventually held a high position in Li's (指李鴻章) force."
見Richard J. Smith:《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KTO Press, New York 1978, p.188.
- 九、徐珂：《清稗類鈔》，冊一，〈戰事類〉二一八頁。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
- 十、本段有關銘軍與武毅軍的敘述，取材自馬昌華編：《淮系人物列傳——李鴻章家族成員·武職》之中的〈武職之三，銘軍系統〉。黃山書社，安徽合肥。
- 十一、十一、《清穆宗實錄》卷三六五，十四頁，同治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丙戌。
- 十三、沈葆楨：〈報淮軍全數撤凱摺〉，光緒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收入沈氏《福建台灣奏摺》，台灣文獻叢刊二十九種，台銀版。

- 十四、沈葆楨：〈淮軍攻破內外獅頭社摺〉，光緒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收入《福建台灣奏摺》同前註。
- 十五、沈葆楨：〈奏覆唐定奎被計摺〉，光緒二年閏五月初七日。摺中提到，渡台銘武軍有統帶三人：周志中、章高元、劉朝林。收入《福建台灣奏摺》同前註。
- 十六、《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光緒元年十月十六日，冊一，二九五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清朝晚期兵制潰亂，原設八旗與綠營兩種經制兵已無能作戰，原本只是臨時招募，事畢解散的勇營，如湘軍、淮軍，戰力反而遠大於八旗與綠營，成為國家的骨幹武力，必須長期服役，卻無經制兵的地位。勇營軍官也以綠營的軍階任官，但在人事體制上只屬「差」的性質，不算是正規軍的職缺，官階已是提督、總兵的勇營軍官往往只是一營之長，決不等於已屬專閫大員的綠營提督、總兵。立有殊功的勇營提總如果獲得兵部記名，則有可能轉任綠營的官職，但是綠營職缺有限，機會很小。章高元雖在光緒元年以提督記名，但要在十一年二月才因中法之役的更大功勳，獲得綠營總兵的任命。
- 十七、本節有關法軍攻台的敘述，取自E. Gantnot著，黎烈文譯的《法軍侵台始末》，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收入《劉壯肅公奏議》卷九〈獎賢略〉。台灣文獻叢刊二十七種。台銀版。

- 末》，不一註明出處。台灣研究叢刊七十二種。台銀版。
- 十八、穆、何、張三大員的奏摺見《清宮月摺檔台灣史料》冊四，三四八三頁。此摺是錄副，未見上奏日期，由同書在三四九五頁所收之下一封奏摺，可知此摺作於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 十九、《中法越南交涉檔案》，文件六八三號。見冊三，一四五〇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
- 二十、《中法越南交涉檔案》，文件七五六號，見冊三，一六四〇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
- 二一、《清德宗實錄》，光緒十年七月初二日甲辰，一八九卷，二頁。但章高元原先擁有的漢字勇號為何？尚未查出。
- 二二、《清德宗實錄》，光緒十年九月十九日，一九四卷，四頁。
- 二三、孤拔死因說法不同，法方說是病死，中方說法則有攻馬尾船塢時負傷而後不治，又說因戰事不利羞憤自盡。
- 二四、滬尾之役期間英國茶商John Dodd恰在當地，他有日記記載此役細節，被James Davidson收入其巨作《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的第十六章，其中第二二八頁記載，法艦砲彈射入滬尾市場，打倒一座廟宇的牆壁。就地理位置可知，此廟即龍山寺。滬尾之役極可能是近代登陸戰最早的實例，比諾曼地登陸大戰早了六十年，值得軍事史家注意。
- 二五、《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十一冊，

- 七五頁，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
- 二六、奇車博巴圖魯的勇號何時獲頒？尚未查出。
- 二七、劉銘傳：〈送平土匪請獎官紳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四日。收入《劉壯肅公奏議》卷九〈獎賢略〉。台灣文獻叢刊二十七種。台銀版。
- 二八、同註二。
- 二九、同註一七。
- 三十、登州總兵章高元：〈為恭報奴才到任日期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摺，光緒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收入《宮中檔光緒朝奏摺》三輯，四八一頁。台北故宮。
- 三一、直隸總督李鴻章：〈煙台膠州添築砲台〉片，光緒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收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七十一，頁五、六〉。文海出版社，台北。
- 三二、光緒十七年五月初八日上諭：「另片奏擬在膠州煙台各海口添築砲台等語，著照所請行。該衙門知道。」收入《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十七冊，一〇三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 三三、山東巡撫福潤光緒十九年十月奏片，收入《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三輯，五〇三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書局印行，北京。
- 三四、三五、山東巡撫福潤：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摺。收在《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三輯，五五七頁。
- 三六、雷遠高：《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史》二八一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

三七、山東巡撫李秉衡：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代章高元所上之謝恩摺，叩謝朝廷改革職為革職留任，《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四輯，三四四頁。

三八、山東巡撫李秉衡：光緒二十年十月奏片。《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四輯，八二二頁。

三九、山東巡撫李秉衡：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所上奏摺，代章高元奏謝仍補授山東登州總兵。《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五輯，二八五—八六頁。

四十、山東巡撫李秉衡：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奏片。《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五輯，四四五頁。

四一、四二、登州總兵夏辛酉：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摺，奏謝於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獲任登州總兵，並奏報在二月二十一日接篆。《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六輯，一一三頁。

四三、德人輕易佔領膠州灣，據說是因為章高元沈涵麻將桌，全無防範，對德艦入澳並佔領砲台渾然未覺，待德人通令退軍，方才知曉，欲戰已因砲台易手而無軍械可用。此說見小橫香室主人：《清朝史料》下卷，二七六頁，〈德人據青島〉章，台灣中華書局。台北。此說因不見於官方記載，不敢直接接在正文中引用。

四四、《清德宗實錄》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甲子，卷四七九，十八頁，「以前山東登州鎮總兵章高元為四川重慶鎮總兵官」。

四五、直隸總督袁世凱：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摺，奏報直隸淮軍情況，言及：「天津鎮總兵章高元所部親軍馬隊五營一哨。」收入《袁世凱奏摺專輯》三八〇頁，台北故宮。另外袁氏二十八年二月八日的奏片則稱章高元為「統領北洋親軍，署天津鎮總兵。」收入同書四七三頁。但章於何時開始出任此二職務，尚未查出。

四六、直隸總督袁世凱：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奏摺。《袁世凱奏摺專輯》七一九頁。台北故宮。

四七、直隸總督袁世凱：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奏片，《袁世凱奏摺專輯》四七三頁。以及袁氏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奏摺，同書五〇八頁。

四八、直隸總督袁世凱：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奏片。《袁世凱奏摺專輯》五四三頁。台北故宮。

四九、署理四川總督岑春煊：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奏片。《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八輯，五〇四頁。

五十、四川總督錫良：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摺所附之清單。《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九輯，九五頁。

五一、《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九輯，五九七頁。

五二、《光緒朝硃批奏摺》四十九輯，七一六頁。

五三、《申報》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七版。

五四、同註八。